



世界文學名著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梁實秋譯

LOVE LETTER OF
ABÉLARD & HÉLOÏSE

Translated by
LIANG SHIH TS'U

世界文學名著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英譯本編者序

阿伯拉與哀緣綺思的信札大約是在一千一百二十八年間用拉丁文寫的，最初發表是在一千六百十六年在巴黎。拉丁原本於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初次在英國發現，以後譯本甚多，此處所用之闕名氏的譯本是一千七百二十二年間刊行的。這實在不是繙譯，而是述意，不過其文筆之靈敏及情致之纏綿，實最足以表現原著的精神。這兩位著名的情人的故事，在信札裏已述敘得明白，他們的生平大略如下：——

阿伯拉是論理學教授，又是天后宮的牧師，當時是極著名的一個人，年三十七歲，一向過的是理智的生活，輕視情感，一天遇到了哀緣綺思，年方十九，才色雙絕，於是一見傾心，自沈於情海，那種一往情深的態度真是不可及的。理性與宗教都拋到九霄雲外；他想和他結婚，同時她也同樣戀愛着他，但是婚姻足以阻止他在教會裏的昇發，所以她竟拒絕了他。——不過她的身心早已默許了

他。她生了一個孩子，阿伯拉堅持要和她秘密結婚，但是她的情愛至爲純潔無私，她否認她是妻，而很榮耀的要做一個情人。福爾伯特是她的叔父及保護人，大爲震怒；雇了助手，闖入阿伯拉的寢房，殘忍的割傷并侮辱了他。阿伯拉不能受這樣的羞恥；他沒有勇氣去見他的學生，他更沒有節制力去守在哀綠綺思的近旁，於是他決計做了和尚。但是他有丈夫的氣概，他先要求哀綠綺思做了尼姑，他所嘗過的溫柔，庶幾不至於再讓別人領略。哀綠綺思心願的承認了；彼時他是四十歲，她纔二十二歲。十年以後，阿伯拉的一封信流在尼姑庵裏，可巧落在哀綠綺思的手中，詞多哀怨，她知道他的心裏尚不知足，她自己也是不知足的。她覆信給阿伯拉，把當年抑制未發之情，一洩無餘。他覆信措辭介於宗教與悔惡之間，——既不願承受命運之播弄，復不敢衝出於樊籠。後又通信四封，情思趨於冷淡，後來又杳無音信。

阿伯拉於一千一百四十二年死，時年六十三歲，二十年後哀綠綺思亦死，葬在他的墓旁。後又遷葬於拉舍斯禮拜堂，其墳墓至今猶供人憑弔。

阿伯拉生時爲論理學家，偉大的領袖，著述甚多，現在早已遺忘了，他的哲學家的名譽，也死去

了，——但是他的情書還是活着。

哀緣綺思貌美而有學問，其聲譽僅次於莎弗，但是到如今，人僅知其為婦女中最熱戀的一樁榜樣。

所以他們倆個傳到現在，成為標類的情人；他有男人的克服的狂慾，她有婦女的服從的唯一願望。

此後寫情書者，沒有不引用彼此互曉之辭句，而其辭句又採自此處的；但是此後刊布的情書，沒有一個比得上這個古代的熱狂的故事，這個故事乃是努力求得互忘——使人類的愛情沈入於神聖的愛情裏。

目錄

第一函	阿伯拉寫給他的朋友菲林特斯	一
第二函	哀緣綺思寫給阿伯拉	二〇
第三函	阿伯拉寫給哀緣綺思	四〇
第四函	哀緣綺思寫給阿伯拉	五七
第五函	哀緣綺思寫給阿伯拉	六九
第六函	阿伯拉寫給哀緣綺思	八一
譯後記		九三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第一函 阿伯拉寫給他的朋友菲林特斯

菲林特斯，我們上次會面時，你會把你的不幸的慘史告訴我聽；我聽了很受感動，既是好朋友，所以也不免分擔了你的一些憂愁。爲了阻止你的淚，什麼勸慰的話我沒有說過？所有的哲學方面的理由，我都講給你聽了，希望總可以減輕你的命運的打擊。但均歸於無效；我很知道，必是悲哀佔據了你的全部的心靈，你的智慧不能幫助你，和你脫離了。但是我憑着靈活的友誼的精神，想出了一條減少你的痛苦的方法。請你靜聽片刻，聽聽我的不幸的故事，然後你的身世也就算不得什麼，菲林特斯，比起親愛的不幸的阿伯拉來。你要知道，我這樣的勸慰你，我是忍着多大的痛苦；你要知道，這是我友愛的最大的標記；因爲我現在要詳細的把我的慘史講給你聽，而回憶起這些

往事，我的心都刺得銳痛呢。

你知道我生在什麼地方，或者你不知道我是生而賦有那些種族上的缺點，外人以為是我們國人所共有的——性情十分的輕浮而又非常的易變。我坦白的承認，但我也要直率的告訴你，我也有許多別人看出來的優點。對於各種藝術，我的天性都極接近。我的父親是一位紳士，并且富有天資，他喜愛戰爭，但他的意見又和一般以戰爭為業的不同。他知道不識字不是好事，在軍營裏就與彌撒（*Muses* 藝術之神）和白龍娜（*Bellona* 戰神）同時交接。他處理家務也是如此，監督子女學習文事與武藝，都同樣的用心。我是他的長子，所以也是他最寵愛的，他對我的教育異常的注意。我的天資穎悟，所以讀書非常進步。我既酷嗜書籍，又受各方的稱許，於是希望終身致力於學問。至於戰爭的光榮與凱旋的炫赫，我留給我的兄弟們；不但如此，長子權和祖產我也都獨給了他們。我知道貧乏乃研究之興奮劑，如其我勝過別人的地方只在於我的命運亨通，我也不配學者的名銜。在各種學科之中，論理學最合我的胃口。這就是我情願使用的武器。我有了理智的武器，便常喜歡參加公共雄辯，去贏錦標；我聽說有什麼雄辯發達的地方，我便像又是一個亞力山大一般，從

一省跑到一省，尋訪可與我比試的新敵手。

想在論理學上獨步的野心，終於引我到了巴黎，當時那是文化中心，我最酷嗜之學科亦在彼處最稱發達。我投到一位商波的門下，他在當時頗有最聰敏的哲學家的聲譽，不過也是靠他的消極的優點比較不愚黯而已。他很仁慈的收留了我，但是我不能常久的得他的歡心，因為他所討論的題目我過於通曉了，並且時常辯駁他的主張。在我們辯論之中，我常常堅持着我的有力的理由，使得他的狡智無所施其技。他這樣的被學生戰勝，自然不能不有羞憤的意思。所以說，一個人過於優異，有時也是危險。

我的聲譽愈騰起，人家嫉妬我愈厲害。仇敵們設法阻礙我的進展，但是他們的惡意適足以鼓起我的勇氣。以我所激起的嫉妬衡量我自己的本領，我想我用不着再聽商波的演講，而很有資格給別人講演了。我於是擔任了美倫空餘出的講座。我的師傅竭力要妨害我的希望，但是無效；於是這次我戰勝了他的狡獪，如同我上次戰勝了他的學問一般。聽我演講者總是很擁擠，開始極為順利，我完全遮掩了我的著名的師傅的名譽。我十分得意，遷至考貝爾去攻擊那個地方的大師，好確

立我自己的最能幹的論理學家的聲望。旅中勞頓，遂染疾病，並且久病不愈，醫生或者是與商波同黨，勸我遷還故鄉。於是我自願的走開了多少年。不消說，你們可以想像，我的別離在優秀的份子看來是一件遺憾的事了。後來我病愈，傳說我的最大的仇敵已經做了和尚；你或以爲大概是因爲迫害我而懺悔罷；其實不然，是由於野心；他想要在禮拜堂裏得到高貴的地位，所以走上這條老路，披上假的尊嚴的袍子，因爲這是走到宗教高位一條最易的捷徑。他的願望果然成功，任主教之職；但他並不離去巴黎，亦不捨去他的學校；他到他的教區裏收集錢糧，然後回來以餘閑向他的殘留的幾個學生講學。此後我常和他交戰，我可以用阿札克斯對希臘人的話答你：

「那天爭的是一日短長，

若問究竟誰勝誰強，

我如不能令敵降我，

我從不會潛逃示弱。」

大約就在這時候，我的父白朗瑞很逍遙的活到六十歲，退隱到一個修道院裏，以無用的殘生

獻給上天。我的母親，年紀還青，也下了同樣的決心。她做了尼姑，但塵世的安樂也不完全摒除；她的朋友不斷的聚在她的窗前，她高興的時候把修道院收拾得十分美麗可愛。我的母親剃度的時候，我曾在場。我回來之後就決計研究神學，想在這一門找一位導師。有人介紹給我一位安塞姆，是當時的大哲，但是我說句老實話，他這個人實在是年紀及臉上的皺紋比較他的天才與學識爲更可敬些。你如有什麼疑難請教，結果是這個疑點更爲不明瞭。僅僅見過他的人，都敬慕他；和他理論過的人，都十分失望的，他極擅言辭，議論風生，但是言中無物。他的議論像是一團火，什麼東西也沒有點燃，煙氣倒遮暗了一切；又像一株樹，裝璜着各種枝葉，但是絕無果實。我來找他，是想求學，他原來是像福音裏的無花果，又像魯堪比擬邦貝的老橡樹。我在他門下不久，我用古老的神父做嚮導，勇敢鑽研到聖書的海裏。不久，我進步神速，別人選我做他們的指導員。我的學生多到令人難信的數目，收入的報酬與我的聲譽成正比。我現在穩固的泊在港裏了，風雨也過去了，仇人們的氣焰也銷滅而終歸於無效了。我如其要善用這個和平，我就幸福了！但是心靈在愈舒適的時候，愈容易陷入愛情，即是安穩也是危險的狀態了。

我的朋友，我現在把我的弱點盡量的告訴你。我相信無論什麼人早晚總要向愛情納稅；要想避免是不可能的。我是一個哲學家，但是這個威脅我的心靈的暴主戰勝了我所有的智慧；它的箭頭比我所有的理智還強，憑着它的甜蜜的勢力引導到它心願的任何地方。上天降福於我多而且厚，我日日耽溺其中，如今給了我重大的懲罰。受這種苦痛的我總算是一個極端的代表，我的苦痛尤深，因為上天懲罰我，一方面既不准我滿足我的慾望，一方面又使得我的有罪的慾望燃燒得狂熾。好朋友，我把詳情告訴你，請你裁判我是否應受這樣嚴重的科罰。

我一向厭棄浮蕩的婦女，追逐她們是件罪惡；我選擇時野心很大，很願遇到阻礙，剷除阻礙之後當可得更大之光榮與喜悅。

在巴黎有一位年青女郎（啊，菲林特斯）天生尤物，上天給人類觀賞的絕美的模型；親愛的哀綠綺思，她是牧師福爾伯特的著名的姪女。她的才智與美貌，即是木石心腸也要為之傾倒，她的教育亦同樣的高超。哀綠綺思亦是藝術中的能手。你可以猜想，這當然更足以使我銷魂；簡捷說罷，我見了她，我愛她，我決計要她愛我。光榮的渴望立刻在我心裏冷灑下去，我所有的情感都銷鎔在

這一個新的情感裏面。我什麼也不想，只想哀絳綺思；無論什麼都足以在我的心裏引起她的影像。我終日冥思，方寸紊亂，感情猛烈得不容節制。我總是喜歡虛榮臆斷；我已經以最甜蜜的希望沾沾自喜了。我的名譽已經傳遍了各處，像這樣的一個壓倒當代學者的人，美德的女郎能夠拒絕嗎？我的年紀很青，——我心裏僅爲她發的海誓山盟，她能無動於衷嗎？我的儀表也很堂皇，看我的服飾沒人疑心我是一個醫師；你知道，服飾對於婦女是頗有關係的。並且，我有天才善寫情書，所以希望如果她准我這愚蠢的人把我的心靈的呼聲獻給她聽，她讀了必定喜悅的。

有了這些念頭，我於是什麼也不想，只想設法和她講話。情人們總覺得天下無難事，否則便要使得天下無難事。我因着共同的友人結識了福爾伯特；你信不信，菲林特斯，他居然准我參入她的餐席，並且住在他的家裏？當然，我給了他很大的一筆錢，因為他這種人沒有錢是不成的。但是我有什麼捨不得給的！我的朋友，你知道什麼是愛情；你想想看，像我這樣的心情狂熾，長久的接近我心戀的親愛的人，那是如何的快樂呀！我的當時的快樂，雖是帝王的位置我都不換。我看見哀絳綺思，我和她講話，——我的一舉一動，因循的形容，都告訴了她我心靈的苦楚。她那一方面呢，落落大方

的，使我發生無限的希望。福爾伯特要我教她哲學，因此我可以有和她獨聚在一處的機緣，但我是男人中最怯於宣示我的情愛的。

有一天我獨自和她在一處，我紅着臉說：「可愛的哀綠綺思，假如你知道你自己，對於你所引發的我的熱情，你也就不驚異了。雖然是非常的事，我可以用平常的話來表示——我愛你，可愛的哀綠綺思！從前我以為哲學是我們所有的情感的主宰，脆弱的人們在疾風暴雨中橫被馳驟毀碎的，都把哲學當做隱藏的地方；但是你把我的安全毀滅了，你破壞了我的哲學的勇氣。我向來輕視財富、尊榮及其繁華從不會引起我的一絲半毫的顧念，只是美打動了我的靈魂；激起我的情感的，她若是承受了我的表示，那便是幸福；假如認為是開罪呢？」——

「不，哀綠綺思回答說，『她若是認為你的用情是開罪，她必是不知道你的優點。不過我為我自己的安靜起見，我願你不會做這樣的表示，或是我能不懷疑你的誠意。』」

「唉，神聖的哀綠綺思，我匍伏在她的腳前說道，『我敢立誓——』。我正要使她堅信我的情感的真誠，忽然聽見聲響，原來是福爾伯特；無法躲避，我只得強制我的心願，改換談到別的題目

上去了。此後我得機會就解釋哀綠綺思因一般男子不忠誠的原故所引起的疑慮；她也很情願我所說的是真的，可以無須疑慮。所以我們頗能十分諒解。住在同一個家裏，蘊蓄着同一的愛情，使得我們兩個及我們兩個的慾望結合在一處。我們兩個在一處過了多少銷魂的光陰！我們利用所有的機會表示彼此的愛情，並且善於製造機緣使我們可以私相要會。皮拉摩斯與提斯比之發現牆隙，只算得是我們的愛情與急智的小小的表示。夜深的時候，福爾伯特和他的家人都在酣睡，我們兩人私會，情意綿綿；我們不像一般不幸的情人們以空想狂吻爲足意，我們會充分的利用這親切的幽約。我們聚會的地方沒有獅獸的可怖，同時研究哲學又是我們的遮掩。我對於這些學問毫無進益，漸漸厭棄了，當我離開情人而去鑽研哲學的時候，我有無限的懊惱與悲傷。愛情是不能隱匿的；一句話，一個神情，即使一刻的寂靜，都足以表示愛情。我的學生們首先發現了我的隱衷；他們覺得我的靈敏的思想不復存在了；我現在什麼也不能做，只是寫詩安慰我的感情。我拋棄了亞里士多德和他的乾燥的定律，而去實驗較有才調的奧維得的條規。沒有一天不寫情詩的；愛情就是我的啓發詩思的阿波羅。我的情歌傳流到海外，備受讚美。凡是與我同樣溺在情海裏的人，沒有不認

此事爲美談的，而他們引用我的思想與詩句又往往可以得到不可伴得的青睞。我們的情史因此遠播遐邇，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生平變成人人談論的題目。

街談巷議終於傳到福爾伯特的耳裏；他聽了之後，絕難置信，因爲他愛他的姪女，並且偏袒我。仔細調查之後，他漸漸不疑了。有一次他撞遇着我們情話纏綿。驚奇的結果有時是何等重大的打擊啊！但是這一次福爾伯特的震怒似乎很是和緩，因此我恐怕終久必有更嚴重的報復。當我不能不脫離這位牧師的家宅及我親愛的哀綠綺思的時候，我心中的悲哀與懊恨，真非言語所得形容。但是我們的身體愈是分離，我們的精神的結合愈爲堅固；並且失望的境況使得我們能夠試做任何的舉動。

我的詭計並不給我多少羞恥，因爲我把這次的事件認爲很親切有味；試想烏爾塔把馬爾斯和美神捉在他的網裏的時候，那些年青活潑的天神說的是什麼話，大可爲我寫照了。我和哀綠綺思的私約，被福爾伯特撞見了，有心肝的人，誰能不覺得是個侮辱？第二天我就在這親愛的家宅附近找了一個私人住處，決計必不放棄我的心中人。我住了很久，沒在公衆露面。那幾天的工夫

對於我是多長久的時期呀！我們從快樂的境界傾跌出來，忍受不幸，那是何等的焦躁呀！

我活着而不能見到袁綠綺思，那是不能的，於是我設法聯絡她的婢女阿加頓。她的面褐而多姿，其人品似乎是在她的地位之上；她的容貌齊整，目光閃爍，凡非另有鍾情的人誰都要爲之傾倒。有一次我遇見她隻身獨自，我就求她憐憫憐憫悲困的戀人。她回答說她必惟力是視，但是不能沒有酬勞。我聽見這話，便打開了錢袋，把能迷醉人心粉碎鑿石的閃亮的金幣取了出來。

「你錯了，」她笑着搖頭說，「你不懂得我：假如金子能够引誘我，一位多財的寺長早曾夜夜的站在我的窗牖歌唱，他聲稱願意迎我到他的寺院裏去，據他說他的寺院座落在世界上頂美的一個地方。又有一位廷臣答應給我一筆大財，並且勸我不必擔憂，萬一我們的愛情敗露，他可以把我嫁給他的僕人，並且給他一個優等位置。還有一位年青的官佐，夜夜巡察過此必用各種方法向我謀算，這也不必提了。必定只是愛情令他這樣的追逐着我，因爲我不像你的那些貴婦人，我沒有什麼指環寶石去引誘他。但是，在他這樣的愛情的包圍之中，他的羽飾他的繡袍不能在我的心留下傷痕。我將不會輕易被人捉牢的，因爲我對於初次使我拜倒的那個人太忠誠了。」